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杨苡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个多月了。她的离去引发了她的众多读者的关注，她的那句“活着就是胜利”被频频引用，一直在持续发酵。我相信她的读者不会怀疑，她这句话从来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的另一种说法；熟悉她的读者在复述这句话时，会自动脑补她在不同场合重复了无数遍的两个词：“等待”和“希望”。《基督山伯爵》结尾里的，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在这五个字里：等待和希望！十七岁给巴金写的第一封信里，她就引用了这句话，最后接受采访时，仍在引用。她还喜欢说的另一句是 make the best of everyday，充分利用每一天，杨先生的译法是“每一天都要做到最好”。

如果杨先生在现场

余斌

脑补了这些，我们当然就明白，怀揣着希望的活着，兴致盎然的活着，而不是由生命体征标示的那种生物性的活着，才是杨先生所说的“活着”。活着和活着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杨先生一直是这样活着的，或者，希望自己这样活着的，直到她走向生命终点。她接受央视访谈是去年九月份的事，已经一百零三岁，谈话时仍然眼

神明亮，兴致勃勃。徐蓓导演的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有个翻新出奇的片名——“九零后”，片中采访当时健在的西南联大老人，大多比杨先生成就更高，名声更大，据我所知，不少观众印象最深的却是杨苡先生，显然，更吸引他们的不是杨先生的成就和地位，而是她的生命状态，似乎她更能传递“九零后”的青春气息。去年十二月我的最后一次探访，她仍是这样谈笑风生的状态，可能绝大多数去她那里的人，印象最终定格在类似的画面上。所以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错觉：杨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去世，就认定她输了一场较量，那句“活着就是胜利”终成虚话，相反，我们不会怀疑，以她的高寿，以她持续到最后的生命状态，她已经是一位赢家。她已经去世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妨碍我想象她来到“客厅”，来到追思活动的现场。假如她站在这里，面对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她会说什么呢？我想象的起点可能有中“出戏”，因为背景是在家中，杨先生对我议论近来人们对她的一些标题党式的议论：她新得到诸

翻开中国现代出版史册，张静庐（1898—1969）这个名字很响亮。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出版热潮中，张静庐先任职于出版创造社书刊的上海泰东图书局，接着参与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和上海杂志公司等公认的上世纪20至30年代新文学出版重镇，干得风生水起。他后来又以一人之力，主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卷本）、《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四卷本）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三部大书，它们至今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张静庐对新文学进程的杰出贡献，还可举一个更具体的例证。1932年5月，张静庐抓住“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炸，权威的《小说月报》停刊，上海的新学杂志出版出现空档，当机立断，创办了《现代》月刊。邀请不左不右的施蛰存出任《现代》

主编，又是张静庐的一着妙棋。张静庐这个创意果然获得成功，《现代》取代《小说月报》，很快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前卫影响最大的大型新文学杂志。而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得以在《现代》1933年4月第2卷第6期发表，也是张静庐最后拍板的，当事人施蛰存对此有详细的回忆：我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字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施蛰存：《沙上的脚印·关于鲁迅的

张静庐的少作

陈子善

这些晚辈——不管是青葱少年，还是已然白发苍苍，不管是身居要职，有头有脸，还是一介平民、默默无闻，在她面前，我们共享晚辈这重身份——说几句。以一位长辈、一位祖母的身份，此时此刻，她会说什么呢？我想起她曾不止一次向我描述过的一幕。那是他们三兄妹给母亲亲九十大寿，母亲（也就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中的徐燕若女士）对三位已是白发苍苍的儿女说：我希望你们都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同的版本小有差异，我在另一段录音里听到的后半句，是“看看这个世界多么奇妙。”——这不就是“等待和希望”的意思吗？杨苡先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人生变幻，穿越了诸多的家国灾难，支撑并维系她的乐观的，恰恰是她坚信她的“五字真言”。杨先生的“等待”没有《等待戈多》式的灰暗，杨先生

动情景，再写此次回来，在一个“星光也无力地在跳动”的夜晚，“我”与友人结伴观赏社戏，不料“邂逅”已为人母的“她”，她那十年来犹保其固有的美的流星般的眼波，也向我面上像电一般地闪过，面上顿现出惊疑的样子”。但她“随着她的舅父”，“我”只能“偷看”之，连“找一句话去问她的机会”也不可得。社戏散场，她悄然离去，只“回头来看了我们一看，好像在那里微笑着，可是苍茫的月光下，辨不清楚了”。五四青年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和惆怅，用这样含蓄的方式委婉地表达出来，青年张静庐的文笔还是不错的。这本薄薄仅七十页的《落英与狂蝶》，《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未列，北京和上海两大国家图书馆也未藏，故有必要略为介绍。如要研究张静庐其人其文，《落英与狂蝶》不能不提。



春暖江水绿 (中国画) 庄艺岭

每次走进老建筑，总会有很奇妙的联想。去老建筑本身是会有联想的，但是进入老建筑后，会有更多的想入非非，以至于都淡忘了去老建筑的初始目的。朋友邀约去外滩艺术中心。我以为是在外滩几号几号，其实是在外滩的第二立面，四川路和福州路路口。老建筑总是有铭牌作“身份证”的：日商三井物产公司，建于1903年。120年了。我出生时它也就是五十几岁，当时没有“老建筑”一说，更没有要对老建筑肃然起敬的。

当天在外滩艺术中心展陈的难是抽象艺术，很难看懂。同道倒是与展览的主题会心一笑：“比抽象重要”——这幢老建筑之前谁在住？派什么用场？难懂的抽象背后，是难懂的具象。以前居然是缝纫机厂。在缝纫机厂之前，还有更多我们不知晓的故事。如果说，三井洋行的铭牌含义是建筑，那么缝纫机厂就是故事，是一个年代的生活。这里生产的缝纫机，并非是蝴蝶蜜蜂飞人，可以想见，当年上海的缝纫机品牌何等海威。我在二楼展厅里看窗外的马路，想象当年缝纫机厂的工人。冬天保暖容易，若是夏天，天花板的吊扇转啊转，窗台上摆了好几个脱落的搪瓷的搪瓷杯，有工人喝了口酸梅汤，揩一揩汗，在我站立的位置，望望窗外的野眼。旁边还有一幢老建筑是手表厂。当年上海“大楼工厂”并不少见，慈淑大楼，后来改名东海大楼，也即原来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现在是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广场，楼上还有过印刷厂绣品厂。缝纫机曾经是一家人家的体面，也是贤妻良母的得意。“哒哒哒”的缝纫机声很美妙。再小的居室，也容得下缝纫机。如今家里面积大了，缝纫机却是淡出了。有个成语，以前每个小学生都在作文里用过，顶流的媒体上，也几乎是天天都见得到的：日新月异。

人人厌旧人人旧。“日新月异”才是旧年代的期盼。有一天，真的日新月异了。一阵欢欣鼓舞之后，很快有了失落感，日新月异像是过山车一样，太快地翻篇，太猛烈地荡涤旧时旧事旧物旧态，不由得想起了旧日的时光也颇有美意。忆旧思旧怀旧，无处不在。每个地方都有怀旧思潮，上海更加浓郁。最密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和旧时旧物相依相随，和旧屋老街互相陪伴。虽然自己的住房搬迁了，甚至不止一次，虽然自己的居家设备已经足够新潮，但是每一颗不肯老去的心，都希望几十年前自己最爱去的商店，原封不动地开着。犹如那一只油墩子或者葱油饼，我不觉得它们比当下最潮的美食更可口，也不觉得味蕾记忆真的可以从少年保留到老年。它们只是像穿梭机，让现在在的老人，咬一口便似回到了少年。就像“今朝八弄”这样的老上海风情，是给人回味的，不是请人住回来的。

年代穿梭机是奇妙的，穿梭过去的不是油墩子简单的口味，还有西北风，还有袖口摩擦鼻子的立体风情。新旧生活的连累，需要有奇巧的穿梭机来连线。穿梭机可能是老建筑老弄堂，也可能是旧风味旧物件，也可能是人。每个人都可能是穿梭机，只是常常会忘记从那一头穿梭而来的感受。当年“新桃换旧符”之时，每个人都毫无怜惜惜玉地目睹了一些店家，因为人气渐淡而消逝。时来运转，时去转运。如今，那些关了的老店，老树发新芽。几个月前，淮国旧新开张，不再是往昔旧货商店的格局，引来颇多争议。有老人不愿意淮国旧变样，因为淮国旧是他们的年代穿梭机，变了样等于是没了穿梭机。虽然他们家里的变化比“淮国旧”更彻底，虽然他们也不可能去旧货商店买进卖出。身为穿梭机也不容易。家里缝纫机没有了，但是内心感受这台缝纫机，“哒哒哒”地为亲身经历的的不同年代拼接，抽象也具象，都是感叹。

摆满玩偶、相片的小客厅的放大版。杨先生是一个特别看重“教养”的人，教养在她那里意味着说话行事的“得体”，“得体”至少有一面，就是说话符合身份，符合说话的场合。所以“恶”心”二字她是不会在这里说的。但是她仍然会表达她的意思，就是对“最后一位贵族小姐”“名门闺秀”“翻译大师”之类头衔或标签的不屑一顾。杨先生的高傲，往往表现为不经意间对自以为高人一等者流露出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人们对她的描述中，有一个我觉得她是会接受的：祖母，经历了岁月沧桑、百年生活变幻的世纪老人。单凭她一百零四岁的高寿，她的资格就不容置疑地摆着。我想她会乐于以这样的身份对我们

出门逛灯会。说点开心的。活着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能感觉到活着，是开心的事。在这么好的太阳底下感到活着，简直就让人开心到不知所措。下午先去了曹王禅寺。今天初三，没人像我一样在关门前十分钟溜进去，整座寺院笼罩在一片枯寂的金黄色中，除了檐铁在远处叩击、许愿飘带在风中抖动的声音，称得上闹寂无人。看了看红灯笼下面红绸带上的手写字，以为经此一年，大家的心愿都会是“平安健康，永不复阳”之类，没想到最多的还是发财升职求学甚至恋爱。觉得很欢喜，想着还能写下这类心愿的人，在過去的一年里总体是被命运善待的（我瞎猜的）。希望这里每一条心愿都能成真。在后殿的水池边遇见两位笑嘻嘻的和尚，合力抬着一缸巨大的玫瑰色蝴蝶兰，脸被兰花映得粉扑扑的。以至于当他们用不知道哪里的乡音责备我“你怎么还在里头瞎逛，关门啦关门啦”，听起来都像掺着笑声，当不得真。庙里有一组巨型温棚，大雄宝殿佛前供的兰花、百合和康乃馨，都是和尚们自己种的。走在温棚附近的鹅卵石路上，下坡时，一阵骤然降临的既视感让我迈不开脚。霎时想起曾经和外公外婆一起来过这里，那时外婆还能坐轮椅离开护理院，我还给站在卵石路上的外公拍过照。是哪一年的事呢？多半是2018年以前吧，2018



是外公离开那年。附近的水景和植被已经面目全非，唯有这条卵石路，或者说这条下坡的陡度，在一个翘起间唤醒了往昔的光阴，唤起了我对数年前在那里显现的一个腴腆的微笑的记忆。什么是虚空，什么是实在，往昔几时结束，未来几时开场，我都不再知晓。晚上的花灯会在罗店古镇新区的一个广场上。年初三的古镇完全是一座空镇，除了悬在空中的熏肉，一两片开张的铜器古玩店，一家做春卷皮的老字号和它隔壁榨甘蔗汁的水果店，还有镇中心的海鲜排档，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做春卷皮是我童年的人生梦想：“长大了我要摊大饼”。那时去上幼儿园的角路上，街角总有位老者站在两个煎饼炉前，左右开弓，身轻似燕地同时烙着两沓饼。薄到透亮的面粉在他手里上下翻飞，闹市的时间在他周围凝固，让我看得出神并以为他是绢帛上走下来的得道仙人。“摊大饼”是我小时候知道的就地成仙的唯一途径。多年后有一次在伊朗亚兹德老城的夯土废墟里闲逛，也是被路边一家饼店里两个英俊小伙（可能是兄弟）一推一拉、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做饼的姿态吸引，驻足凝神看

的“希望”没有鲁迅“绝望之为虚妄，真与希望相同”里的怀疑温度，她的等待与希望有温暖得多的色调。也许，许多读者在杨先生身上发现的“天真”“少女感”，可以部分地从这里找到理解的通道。在她的口述中，她向我们打开记忆，讲述过去的故事，但同时，她讲述之外，

也是一个在聆听的人，聆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未来对于杨先生和对于我们一样，没有剧透。我相信如果历史早晚会成为故事的话，她会有好奇心和我们一起听下去，听下回的分解。她会以她的乐观，达观陪伴着我们，等待，并且不放弃希望。

了许久。突然间其中一个小伙把一张刚烙好的饼像飞盘一样抛过来，我接住，有点不好意思地道了谢走开了。刚低头啃了两口，身边的妈提醒我饼上有字，举起来一看，原来饼皮上不知何时像缝纫机打点一样，被小伙打上了歪歪扭扭的“IU”几个字，阳光从饼皮上镂空的字母孔洞背后透过来，几乎要把我的脸晒红。所以你看，做饼（或其他面食）是一种无声的创造，可以让时空静止也可以传递信息，和写作（或其他所谓脑力劳作）其实是相通的。在罗店古镇的深巷里我买了一斤三十张春卷皮，晚上，家里的北方人说这是他在上海吃过的最好的饼（他管它们叫春饼，并直接拿来夹牛肉、菜丝、腊八蒜，一连吃了十八张）。灯会一共只有十几盏灯，铁丝蒙布，内置LED，造型无非是鲤鱼、龙、莲花、小孩、宝塔，还有新年的兔子。然而在分分钟暗下来的夜色夜空下，它们切实让人恍惚而惊喜，让人愿意相信隧道尽头会有光。如果真的没有，那就试试自己动手造一点光。新春快乐。愿这一年里每个人都能少经历一些无助，多留住一些希望，以及，认真许下的心愿都会实现。

雨水第二候的第三天，我骑车去上塘路和文晖路交界的地方看一棵500年的樟树。赏春乐事 责编：郭影

十日谈